

# 捨斷不善根，饒益自他

善根、不善根的社會意義

向智尊者 著

香光書鄉編譯組 譯

受貪、瞋、癡左右的人用力於傷害自己與他人，過著身、語、意都「不善」的生活；但一旦捨斷貪、瞋、癡，他將不再用力於傷害自己與他人，心不再悲傷與痛苦，他了解自己、他人與自他雙方真正的利益，不再過邪惡的生活。

## 斷除不善是智者直接體證的

〔不善應捨棄〕

「嚙拉瑪人，你們覺得如何？貪、瞋、癡生起時，對人有益或有害？」「有害，大德。」

「嚙拉瑪人，貪、瞋、癡的人，為貪、瞋、癡所操控，思想也受制於它們，他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，也教唆他人做同樣的行為，這樣的造作會使他長久受害、受苦嗎？」「是的，



大德」。

「嚙拉瑪人，你們覺得如何？這些行為是善或不善？」「不善，大德。」「會遭人責罵否？」「會，大德。」「會被智者稱讚或責備？」「責備，大德。」「造作之後，是否會導致受苦與受害？或在這種情形下會如何？」「造作之後，會招致受害與受苦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它如是向我們顯現。」

「因此，嚙拉瑪人，我們說：不要相信傳聞（口耳相傳的宗教傳統），不要相信師承之教，不要相信道聽途說，不要因經典的權威性而相信，不要因推測、邏輯思考而相信，不要相信深思熟慮的理論，或因思量後喜好的見解，或他人看來擁有的能力而相信，也不要因為『這位比丘是我們的老師』而相信。」

「而是當自己知道：『這些事是不善的，該受責備，會遭智者責罵，若造作了會帶來痛苦與損害』，就捨棄它們。」（《增支部》3:65）

### 〔為何要捨斷不善根？〕

有一次，一位名為闍那（Channa）的遊行耆來拜訪阿難尊者，向阿難如是說道：

「阿難！我的朋友，你教人捨斷貪、瞋、癡，我們也如此教導他人。但是，阿難！我的朋友，你看到貪、瞋、癡有何缺點而教人應捨棄呢？」

「朋友！貪、瞋、癡的人受到貪、瞋、癡所控制，思想被它們操控，而用力於傷害自己，傷害他人，或同時傷害自己，他的心承受痛苦與悲傷。但貪、瞋、癡一旦斷除，他即不再用力於傷害自己，傷害他人，或同時傷害自己，他的心將不再感到痛苦與悲傷。」

「貪、瞋、癡的人受到貪、瞋、癡所控制，思想受其操控，過著身、語、意都不善的生活，他不知曉自己真正的利益，也不知他人的利益，更不知兩者的利益。但貪、瞋、癡一旦斷除，將不再過著身、語、意都不善的生活；他了解自己、他人與自己雙方真正的利益。」

「朋友！貪、瞋、癡使人眼盲、無所見與無知；此三者摧毀智慧，註定痛苦，不導向涅槃。」

「我們已看到貪、瞋、癡的這些壞處，朋友！所以我們教人要捨斷之。」

「即入正道，所謂：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——朋友，這即是捨斷貪、瞋、癡之道。」（《增支部》3:71）

### 〔現見之教〕

「人們談論著『現見之教』，世尊！何謂『法』是此時此刻可見，即刻產生結果，可請人來察看，導人向上，智者直接體驗？」



「貪、瞋、癡的人受貪、瞋、癡所左右，用力於傷害自己，傷害他人，傷害兩者，他的心痛苦與悲傷，過著身、語、意都不善的生活，不知道自己、他人與自己雙方真正的利益。」

「但一旦捨斷貪、瞋、癡，他將不再用力於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，或傷害自己；心不再悲傷與痛苦，不再過邪惡的生活，並了解自己、他人與自己雙方真正的利益。」

「這便是此時此刻可見，即刻產生結果，可請人來察看，導人向上，智者直接體驗的教法。」（《增支部》3:53）

此處將教法描述為「此時此刻可見」等等，與傳統經文尊崇「法」的方式相同。

佛陀所教的「法」為四聖諦，如果「法」在此等同於不善根與其捨棄的教法，我們便了解以下的關係：貪、瞋、癡的存在符合苦諦與集諦，二者的捨棄即是道諦與苦滅的目標——涅槃。

由於精勤地修習佛法，當人成功地削弱不善根時，教法的真實性變得明白可見，佛法確實產生立即的結果，若我們接受佛法的邀請而來察看，並嘗試、親見「法」對自身的益處，得到這些部分結果的鼓勵，將引導我們繼續往貪、瞋、癡永盡的目標邁進。然而，這體驗卻屬於個人的——藉由致力於解脫的智慧與精進而親自體證的。

〔四種人〕

世間有四種人。一種是為自己而不為他人的利益；一種是為他人而不為自己的利益；一種是既不為己，也不為他人的利益；一種則是既為己，也為他人的利益。

何種人為自己而不為他人的利益？即努力斷除自己的貪、瞋、癡，而沒有鼓勵他人也斷除貪、瞋、癡。

何種人為他人而不為自己的利益？即鼓勵他人斷除貪、瞋、癡，但自己不努力於斷除貪、瞋、癡。

何種人是既不為己，也不為他人的利益？即自己不努力斷除貪、瞋、癡，也不鼓勵他人斷除貪、瞋、癡。

何種人既為己，也為他人的利益？即自己努力斷除貪、瞋、癡，也鼓勵他人斷除貪、瞋、癡。（《增支部》4:96）[1]

## 不善根對社會的影響

〔貪、瞋、癡是暴力與壓迫之根〕

諸比丘！有三不善根：貪、瞋、癡。

任何種類的貪、瞋、癡都是不善。貪婪、瞋恚、愚癡的人以其身、語、意造作(1)的任何



業，也都是不善。受貪、瞋、癡所操控，思想受其牽制的人，以虛妄的藉口(2)，以「我要權力，我要權力」的想法而殺人、禁錮他人、奪人財產、誣告或流放、逐出，將種種痛苦加諸於人——這些都是不善。依這種方式，由貪、瞋、癡所生，以貪、瞋、癡為因、為緣，心邪惡、不善的種種狀態於彼生起。(《增支部》3:69)

正如經文栩栩如生的描述，這三不善根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，是殘暴的根源、痛苦的磨難，佛陀說明這三者是權力濫用的主因，而經中所舉的例子，明顯可看出佛陀所指的是政治權力——統治者的濫權，無論是在戰時用以對付國家的敵人，或太平時針對自己的人民。佛陀終其一生，必定觀察到許多暴力與壓迫的事件，他也必定深知不論戰時與太平盛世時，用來為濫權合理化的託辭。在統治者自己的國度內，到處散布有關敵人的錯誤宣傳，與被列為受害者的不實流言，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明顯地存在。事實上，佛陀提到的所有暴力與壓迫的例子，今日看來仍令人感到熟悉，當然，其背後的驅動力仍舊不變：貪、瞋、癡。然而，在現代史上，「癡」儼然躍升為要角，在各種侵略好鬥的宗教、政治或種族主義下運作。

佛陀在《執杖經》(Attadanda Sutta)一開始所說的感人偈頌，或許是他回想起身為王子而在父王宮中的生活：

使用暴力生怖畏，

試看國亂於鬥爭，

此景如何慟我心，

如何驚懼我當說。

見人群於狂暴中，

猶如池水漸少魚，

見人如何鬥彼此，

我於此中起怖畏。（《經集》vv, 935-936）

佛陀鮮少言及當時社會的黑暗面，但這些少數的經文卻顯示出：佛陀是位敏銳且富同情心的觀察者。

一般而言，本經所提到的暴力與壓迫行為，都受到三不善根所操控，但在某些例子中，三者之一可能就是首腦，雖然癡或無明是無所不在的要素。以戰爭來說，統治者或許主要因為貪求領土、財富、經濟主控權或政治霸權而發動戰爭，但要讓他的人民也支持戰事，通常會利用宣傳仇恨，以激起人民戰鬥的意志。在過去的宗教戰爭中，「癡」是主要的動機，現今仍出現在意識型態的鬥爭與革命，以及國境內宗教、政治與種族的迫害中。在所有這些例子裡，「癡」產生「瞋」，時常與「貪」一起隱藏在幕後。那些壓迫人民的政權，在其壓制部分人民的行徑



中，有著同樣的動機。不善根之間的交互作用有時相當複雜，因為它們會藉由相互滋養而增強。佛陀十分了解這普遍的心理，千百年來基本上未曾改變。這些錯誤的行為，從屠殺到驅逐無辜的受害者，都出自於對權力的渴望——享有權力，希望保有它並向外擴張的驅策力。這種對權力的瘋狂，當然是種執著的「癡」，它與權力複雜地纏縛在一起，從舊式的君主到現代的獨裁者，威脅著要除去那些於他人之上行使權威的人，即使是小小的官吏也不例外，他也樂於行使自己那份小小的權力，展現其權威的圖章。

〔善根、不善根的教法傳遞覺悟的明證〕

有一次，阿難尊者在憍賞彌的瞿私多園（Ghosita）。彼時，有一家主為邪命外道的在家弟子，前去拜訪尊者阿難。到達之後，問候尊者便坐在一旁，如是坐時對尊者說：

「大德阿難！誰的教法已善說？世上誰依善行而活？又誰是世間的善逝？(3)」

「現在，家主！我將依你的疑問提出問題，請就你所想的來回答。你以為如何？家主，那些教導捨斷貪、瞋、癡教義的人，他們的教法是否為善說？或你對此有何看法？」

「大德！我認為他們的教法為善說。」

「那麼，家主！你以為如何？那些行為都針對捨斷貪、瞋、癡的人，是不是在此世依善行而生活？或你對此有何看法？」

「大德！我認為他們是行止良善。」

「再者，家主！你以為如何？那些貪、瞋、癡已斷，斷除根部，如棕櫚的殘根（無復生育能力），使之不存在，未來不可能再生——他們是不是世間的善逝者？或你對此有何看法？」

「我想是的，大德！他們是這世上的善逝。」

「所以，家主！你已經承認：已善說的，是教人捨斷貪、瞋、癡的教法；善行的，是行為捨斷貪、瞋、癡的人；善逝者，是貪、瞋、癡已捨斷，於身中盡除的人。」

「希有！大德，勝妙！大德，你沒有吹捧自己的教說，亦不貶抑他人的教法，單就問題來解說，只說明事實而沒有注入自我。」

「善哉！大德，善哉！正如將傾斜的扶正，將隱藏的顯露，為迷途者指路，於黑暗中點燈，讓具眼者得見可見物。可敬的阿難已用各種方式加以解釋了這教法。」

「現在我要皈依佛、法、僧。自今日起，直到生命結束，願尊師阿難接受我為在家弟子，願您認同我為已皈依者。」（《增支部》3: 72）<sup>[2]</sup>

本經向我們介紹一位不知名的邪命外道弟子——邪命外道是佛陀同時代的裸形苦行者。這位發問者一定是位敏銳的人，而且很明顯地，他可能在自己宗派與同時期的其他宗教導師們身上，



發現他所厭惡的自吹自擂。因此，他想要測試一下佛弟子，看看他們是否也沈溺在自我讚揚之中。他甚至給尊者阿難設了一個陷阱，以眾所皆知用來禮敬三寶的佛教術語來敘述自己的問題，或許他預期阿難尊者會如此回答：「這正是我們所用的語詞，以宣稱我們佛、法、僧的成就。」然而阿難尊者的回答，迴避了自我稱讚與貶抑他人，反而讓他感到驚喜。同時，由於發問者的敏思，他立刻掌握了阿難尊者話中的深義——三寶與捨斷不善根有關。因深受感動而崇敬說法者及其所說的教法，這位發問者當下皈依了三寶。

這段佛教僧人與外道的對話，意味著貪、瞋、癡三根的教法，能迅速地取信於任何心胸開放的人。它提供了極為切實、非教條式而直指佛法核心的方法，甚至適合那些不願接受佛教其他教義的人，也因此，覺察到此三根與其意義——稱為「現見之教」（頁4243），這教法甚至無須藉由信仰、傳統或意識型態就能理解（頁6667）。我們很快就能發現，貪、瞋、癡是一切個人與社會衝突的根源。那些仍猶豫是否接受佛陀所教導，於一切有效範圍中的苦諦與苦之集諦的人，或許仍不準備承認所有不同程度與形式的貪、瞋、癡是「苦」的根源。然而，即使他們只是了解到，此三法更為極端的形式便是不快樂與不善的根源，並加以切實地應用，便足以帶給自身與社會極大的好處。

對於具有一顆誠實探究心靈的人來說，從這樣初步的了解與應用中，或許不難歸結出，即使是偏向貪、瞋、癡的微細睡眠也是有害的——從中而生的有害種子，可能成長為最具破壞力的

型態。但佛法是有次第的教法——從初步的了解再進階，應靠個人內觀與體驗的自然成長，並非勉強可為，而這正是佛陀自己在傳法時所觀察到的態度。

依阿難尊者的例子，若能針對不同層次的理解，將佛法實用的訊息，以善根、不善根的意義確切地表達，對今日的社會必也多所饒益。這簡單又深奧的教法，傳遞著覺悟的明證，它直接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，也能觸及存在的底蘊，顯示出超越一切苦痛的道路。

【註釋】

(1) abhisankharoti (現行、為作、作) 這個動詞，指的是由業行 (sankara) 所累積的業，在此具有不善的性質。註釋書強調，貪、瞋、癡不僅本身不善，也是未來不善緣的根源。

(2) Asata 字面上的意思是「不實地」、「不正確地」。

(3) 此中所使用的「善說」(svakkhāta)、「善行者」(supatipanna) 與「善逝」(sugata)，為禮敬法、僧、佛 (本文中依此順序) 的敬詞中眾所周知的關鍵字。「善逝」一詞，在佛教產生之前，或許用來指稱聖人，之後則常用於佛陀的德號之一。在中世紀的印度，佛教徒被稱為 Saugata，即善逝的追隨者。

【譯註】

①原書出處為 AN 4: 76，今改正之。見元亨寺版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第廿冊，頁 135。

②原出處 AN 3: 71，今改正之。